

潛江甘鵬雲纂述

劉保寧焚桓侯廟

康熙潛江舊志稿保寧府舊有張桓侯廟歲娶婦有定期里人篤信之太守主之大釀錢買好女子鼓吹送廟越三日出其骨里人不應則多水火疾疫太守不欲舉行則殃及太守萬歷中劉應同守保寧聞之執不可謂父老曰桓侯正神豈肯爲此殆妖祟所憑耳先期作文告桓侯略云生爲兄弟殺妻子曾甘心於婦人死畱香火祠春秋肯失躬於淫祀又云無故匿民間女子入官爲奴公請自讀漢律卽今斬大王身首火焚其廟臣將謹按天誅及期火其

潛江舊聞二

一

崇雅堂叢書

廟藁懸其首一郡震懾妖遂以平郡人戴德立祠祀之邑先輩朱石戶先生曰桓侯事大意與河伯娶婦同而投巫於河與藁懸神像則難易霄壤非膽識卓越鮮不爲禍福所動矣竊怪桓侯以千古英雄而爲一妖祟所誣侯果無知則何以廟侯知而不卽肆天誅侯亦繞指柔矣公蓋侯之功臣也

此事朱悔人潛江縣志亦載之

歐陽柏義烏政蹟

歐陽茂野憲副柏初令義烏有善政遺愛在民以方古之召杜無愧也舊志尙簡未能詳記檢閱李本寧先生大泌山房集有公墓志紀之特詳志云義烏人輕生好鬥而東南倭警徵爲兵民去南畝徒步領麾幢因以武斷鄉曲視

有司無如何公仕一月而徵兵檄至乃下令曰良家子故異稟冒稱膂力習技擊者有刑幕府所遣都護輒立營伍及邑人私召募者有刑罪人竄入者有刑一一親句稽校試之則有偷魁十三人亡命而跳之尺籍伍符者論如法中丞谷公歎曰書生筮仕而幹局如是乎左司馬汪公前令義烏聞之亦貽書相慰勞也諸生金效良兄爲怨家所覆沒效良代就訊郡李夙有卻效良而怨家賄李坐效良御史李鄉人信之獄不得反御史謝公來公涕泣爲效良白見冤狀謝公大喜曰使聖世無內匹夫溝中使東海無三年旱使御史不愧風紀義烏令之功也寧獨金氏已御史周公欲履畝均賦公上書御史曰物不得其平則鳴義

潛江舊聞二

二

崇雅堂叢書

烏民之平久矣奈何導之使爭不然者眾實有口其可防乎周公以爲允予上考而宣其考以風示諸人其爲政務卹單赤抑豪右無藝之征不急之作所省殆盡義烏人德之公歸田十年而爲德政錄又二十年祀公名宦卷八浙

江通志亦稱公初下車省利病皂捕肆毒痛懲之緝盜鋤強不遺餘力奸猾戰栗庶務畢張尤垂意學校門堂廡垣時加修飭鄉賢名宦二祠廢弛已久柏嘆曰諸君子生於斯仕於斯固法施於民者也人方仰高風懷遺澤而獻奠無所咎將安歸乃度地建祠稱知先務名宦傳按舊志載公義烏政績殊簡略不足以傳公幸李氏墓志浙江通志具載其循良之績異日重修縣志不患無所采擇已

歐陽柏被讒始末

歐陽公柏以治邑異等擢拜給事中屢上封事如調浙兵禁私闡論漕運團營便宜娓娓數干言均斟酌國體民情計畫久遠非苟發策者忽出參閩藩斥之邊遠舊志謂以忤時宰意故疏而遠之不知其間有陰搆之者明制給事中體至亢倨雖後進與公孤抗禮某官纔侍郎欲公謁稱晚生如弟子公執不可又時宰門人由吏部郎官九列其門如市公第馬首一識面而已不往拜也兩人深銜之會公以封王請兩人遂乘間讒構其出參閩藩以此其在閩頗有政績可紀如條上兵政七事曰增浙兵調邊官恤軍情儲饋餉備戰艘嚴斥堠選將領皆時政要且急者南海

潛江舊聞二

三

崇雅堂叢書

龐中丞亟稱之以爲石畫秦人李騏者商於閩其仇行千金邑令誣以大辟柏廉得之庭叱令而釋騏令投劾去亦可見其慎刑獄之一端矣未幾奉表入都時宰所暱庭實纍纍公發幣獨薄憾者復陰擠之遂量移雲南按察副使蜀入滇有二路西路曲靖向皆東川烏撒烏蒙諸土夷供廐傳而東川夷與霑益夷關門不通曲靖疲於奔命公悉赦夷舊惡不問招徠安輯之收事如故奏記中丞報可武弁楊惟中故與東川有連坐事爲中丞所笞憤走東川給其酋長曰歐陽公陽爲赦實欲殲爾曹夷恐事幾敗公密授計禽惟中錮之獄惟中偵按滇御史將至重賄之御史者楚人也及按部檄釋惟中眾唯唯獨公爭之強曰累歲

之功壞於一旦萬人之命拂於一言胡爲者御史曰是執政指也公曰執政誠明見萬里然惟中繫獄甫三月何得卽聞京師殆詐耳御史語塞已入棘闈公得朱中丞運昌卷奇之謂宜領解御史不善也公抗聲爭之是異日名位不凡何但成進士御史謂公嘲其非進士有慚色而奪於正議抑置朱公十八御史左右有嬖豎甚寵因緣注諸生籍入太學衣冠羞之一日公見御史置酒酒酣御史起言他鄉遇故鄉人情至親不啻兄弟如有所聞願相告無隱也公因歷數豎怙寵恃勢諸不法狀御史強諾而銜公滋深矣會大計憾者授意陪京臺省劾公御史復陰搆之公遂罷歸在滇不二年也詳見大泌山房集卷八十

潛江舊聞二

四

崇雅堂叢書

李維楨祭歐陽憲副文

李本甯尙書祭憲副歐陽茂野文云蓋今之學者呻佔畢工帖括旣博一第輒棄之如遺迹抑或工談說騁文辭質諸所行判若蒼素淄澠矣蓋今之仕者憑意氣獵聲華以爲尊顯之媒抑或追趨逐嗜實其橐中裝美盛服食以驕妻妾貽子孫耳先生之學以孝弟事父兄以仁愛睦姻戚以廉讓表鄉閭自六籍以迨百氏之書靡不該覽自髫年以迨白首諷誦不懈尊所聞行所知非夫說鈴心口不相副陸沈知古不知今也先生之仕爲民父母則豈以強教弟以悅安爲侍從諫議則不曲學阿世又不以搏擊爲名高要歸於正直忠厚爲藩臬大僚斤奉三尺慎一介利

不能誘威不能屈遭謗不怒錮之山林而不怨懟席先人之故資無所加讀書談道貽子式穀晏然不知老之將至嗟乎求古人於今人如先生者真可謂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始終合表裏符俯仰無忤矣方今道術決裂士習澆漓先生卽仕未竟業學未竟用而後進有所師承嚴憚田野細民望廬而返宦其鄉者式門致敬不敢播惡於下猶有賴焉而奈何一丘一壑不令先生長有也世喪道道喪世天不愁遺一老將所謂世棄君平君平棄世耶余附先生驥尾垂四十年於朝野必以先生爲典型今將安仰安做哉

大泌山房集

按此文述憲副學術宦績及其立身制行本末

賅括無遺可當憲副傳贊讀矣

潛江舊聞二

五

崇雅堂叢書

費尙伊壽歐陽茂野詩

費國聘尙伊市隱園集有壽歐陽茂野憲伯詩云爲辭榮祿賦浮湘薜荔芙蓉幾度芳客到問奇揚子宅人題通德鄭公鄉當年封子層霄上此日行歌一水旁莫訝釣璜忘出處也應垂白侍君王象郡曾驅博望槎罷歸江海理煙霞閨門萬戶嚴朝典文史三冬擅國華繡陌黃雲初試稻綺筵青玉乍浮瓜桃源咫尺堪乘興幾逐漁郎問落花按縣志稱茂野自滇罷歸林下率妻子躬耕口不言時事構大業樓藏書耽心著述蓋難進易退之君子也此詩可謂實錄矣

萬曆朝潛江三言官

萬曆間潛江在言路者三人曰歐陽柏曰袁國臣曰劉道隆柏以義烏令擢拜給事中屢上封事皆關國計爲僉壬所搆出參閩藩未能竟其用也國臣亦以給事中疏劾時宰出爲徽甯兵備僉事道隆處言路僅四閱月疏凡十數上補袞闕黜官邪強項壁立以嚴見憚卒以朝局屢變門戶紛紜直道不容拜疏竟去朝野惜之

劉垓歐陽東鳳以部郎言事

明代潛人以部郎言事者凡二人江陵奪情議起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等皆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艾穆沈思考繼之被廷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候四人杖畢上疏諫廷杖八十禮部員外郎劉垓以爲五人者皆正人負物望亟具疏論救亦被杖闕下謫戍極邊此萬曆五年事垓潛江人也歐陽東鳳以刑部郎疏劾祭酒馮禎總督陳大科一時有以嚴見憚之目東鳳亦潛江人也此兩事史沒其文故表而出之

郭主簿之藩政蹟

縣設主簿司水利舊矣能稱其職者不少概見何也豈以官微權輕展布爲難歟抑亦畱心民瘼奉公盡職者無其人歟考武進縣志載郭之藩以主簿祀名宦乃知縣倅有以自見者又未嘗無其人也蓋之藩在萬曆間爲武進主簿盡心隄防修芙蓉湖圩墪熟本邑田三萬畝並熟無錫田六萬畝迄今言縣佐之賢者必首之藩以爲視周文襄

芙蓉湖遺跡有過之無不及也崇禎壬午無錫高世泰提督楚學稱之藩築濬之功徵其行實祀鄉賢以是知官無大小果能盡其職勤其事未有無功效可言者之藩字价卿號培岡隆慶庚午選貢潛江人

郭之藩遺文

郭培岡由武進主簿擢分水知縣調永安所至以清惠聞常州府志名宦有傳惟求其遺文不可得頃編湖北文徵閱書於北平圖書館見之藩所修永安縣志尙存有之藩兩序亟採入兼以補潛江文徵之闕云

郭之幹宦蹟

郭之幹字宗卿號恭岡培岡先生之弟也宰盧氏官刑曹

守慶遠均著有政蹟縣志有傳而紀載殊略但云初任盧氏多惠政祀名宦而已至其爲部郎爲郡守凡所建白皆闕焉不載凡州縣志爲省志之所取材宜詳不宜略此義悔人先生豈不知之而未能詳者蓋未見其傳狀碑誌無可依據不能憑空臆造故也頃讀江夏郭文毅公正域黃離草有郭公墓志紀所歷宦績甚詳可以補縣志之闕節錄於此俾異日修縣志者有所考焉

志云公之初蒞盧氏也方苦旱卽遺人之家收麥數百斛濟盧氏盧僻在山谷多礦賊爲條數事請於當路盜以寧歲又大旱人食草木餓骨如邱歎曰天災流行四方之沴氣與政事相頰仰吾德其不堪乎於是省敲扑出滯囚賑

窮乏招流移疏河渠發錢穀民稍稍足食矣治盧五載其
注意在均田畝修水利盧文事稍不振公曰責在有司乃
聚知名士月試之建一奎樓以示風勵秩滿綸音褒美徵
入京據此則公之治盧氏殆所謂以實心行實政者視古
循吏蓋無多讓盧人請祀名宦有以也

志又載公爲刑部郎五年釋輕重罪囚六十餘人古所謂
省刑慎獄仁心爲質者庶幾近之然能執法不畏強禦不
爲利動志所載平反誣坐忤吏部二事尤爲人所稱內相
劉進忠毆人死鞫者誣坐他人公曰得之眾口殺人者進
忠也安得累他人竟抵劉死而餘輕貸時有爲吏部所惡
者欲以事坐死事下刑部許賂以美官公曰殺人而得官

潛江舊聞二

八

崇雅堂叢書

如天道神明何卒從輕比以此忤吏部出爲慶遠知府
志又云慶遠去京師萬里公曰萬里非遠顧所樹立耳己
亥入粵七邑之民千里相迎未朞月獐賊不敢犯民不忍
訟南丹土州私餉百金公曰爲郎而白爲守而墨耶吾祿
漸厚吾志乃下耶竟以白臺司臺司敬重之治郡凡十月
常自行縣有疑訟輒就路旁決之吏民愛慕忻忻如也比
入覲銓司以最聞慨然曰仕宦不止車生耳百年鼎鼎化
爲烏有安能以六十老翁奔走萬里外耶遂上疏乞休

鄉人爲郭公立碑

恭岡郭公慷慨好義性喜成人之美周人之急發於至誠
念宗族不乏貧窘者爲置義田百畝於黃漢垸垸在邑中

常稔不虞水旱從祖從伯叔從昆季從姪孫待而舉火者甚眾

郭正域撰
公墓志銘

又設立義學以教鄉里貧苦子弟

潛江縣志

其

郎比部也鄉人以事之京者輒倚辦公貧者公爲僦室授粲病者延醫療治不幸客死者公經紀其喪爲犢車以歸迨公里居歲且大祲公下壺餐以哺飢者不足則捐倉庾以賑陳陳之積幾爲一空其婚葬不給者酌多寡以貸或折券不問

費尙伊撰
公墓碑

鄉人感其義交口頌公不衰及其卒也相與哭公於墓計莫能起公九原乃謀立石公墓而乞言於沔陽費大理尙伊費氏之言曰賢哉大夫聚而能散斯仁心爲質者乎賢哉諸父老沒而不忘斯慕義無窮者乎又曰此一舉也可以永仁人之遐思可以垂縉紳之懿

潛江舊聞二

九

崇雅堂叢書

範可以矯晚近之薄俗此數言者蓋費公撰碑之本旨也按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或同舍生所立唐宋以來墓碑率子孫所立他人爲之者絕少恭岡郭公有德於鄉鄉人爲之立碑自是一時創舉所謂禮以義起者也潛江有此故實不可聽其湮沒故表而出之

柴恪無錫政績

柴先生恪字慎庵萬厯中令無錫有善政大泌山房集有墓碑市隱園集有墓志碑文記之尤詳云無錫於三吳號最劇奸利猾奮螽起公開誠布公人不忍欺故事攤賦者以窶人隸役名若附庸而實一切倚辦無不立斃

費志云
錫大徭

獨長賦最素封之家賄吏公下令家不千金田不百晦者免役中人破家十室而九

不入籍痛諸豪猾影漏官不得一楮寸筵取民省費無算
民大悅邑鈔課金上府府上畱都苦額外科求復以委邑
邑委之行頭公曰府且不勝而區區者何以堪之爲計便
宜釐正其法費志云法既具白於當道報可仍下旁郡邑著爲例其於刑獄尤慎當
大辟者十餘年前官嫌翻異公亟辨其誣所活二十餘人
有父訟子者跡之無他子則縱之歸曰必而父救若乃得
生父悔卒爲父子如初有弟訟兄者直在弟兄當坐公曰
是終身不復爲兄弟矣諄諄諭遣之釋憾爲歡矣民有忤
於溧陽溧陽誣以殺人公奏記中丞曰無錫見若此溧陽
聞若彼亦各爲其民耳自明公視之則一也試平心鞫之
中丞稱善民得無死費志云中丞朱公或鋤而得千金豪奪之不

潛江舊聞二

十

崇雅堂叢書

服則請沒爲官貲公判曰鋤者得金宜鋤者有某何故奪
令何故沒御諸僚掩過揚善有張安世寬郎淫官婢丙吉
不去酗馭吏風諸僚德之相戒濯磨奉職懼有臧釁一時
三丞用高第擢爲令前此未有也宜興陳丞中蜚語公爭
之強朱郡幕以觸上官忌被逮力拯乃免卒不令兩人知
歲旱禱雨痛心變形金中丞公見之語人曰未有憂勤如
無錫令而不能動天者雨隨澍秋大風禾盡偃穰之風輒
反禾盡起吳人奇其事歌誦之邑故才藪簡其尤飲食教
誨之又爲繕文昌閣造清甯橋以輔學宮之勝旁邑若晉
陵荆溪負笈受經與邑等辛卯分校畿闡得士爲盛時毘
陵司理閔公長洲令江公與公俱楚人趙司馬歎曰惟楚

有材惟吳用之矣

按閔公者閔廷甲也朱公者朱一龍也長洲令江公者江盈科也

後先

開府劉公李公朱公趙公直指甘公監司江公雄俊自多

恆引公爲助故公被薦章自諸部使者若司徒司空之屬

凡二十有八再滿考擢職方郎邑士庶諫治行若是而無

特拜爲善者解體矣公謹謝曰長吏日折腰督郵良苦幸

從省郎後委蛇退食猶未足耶邑人無萬數遮畱不得而

伐石書其善政之大者以示後人更爲祠生事之

費志云公以實

心行實政有古循良風邑人少宰柏潭孫公亦謂公折圭縮綬無以異人至行古之道則指不一再屈故公去而邑

人相與祀公於錫山之陽費志所敘事蹟亦大略相同潛江舊志載公

無錫政績殊略宜據碑志補之

長洲王百穀

釋登

有送柴慎庵明府入計詩云仁風五載

潛江舊聞二

十一

崇雅堂叢書

徧梁溪陌上甘棠蔽芾齊馬首河山三晉北日邊宮殿五

陵西政分宓子琴中治名共田郎柱裏題二月春風歸及

早蒼生何限望雲霓讀此詩則公之爲政可知矣

柴職方無辜被謫

柴公以無錫令考滿擢職方郎入省甫十日上以封倭使

辱命更遣科臣廷議多同異上怒詰宗伯司馬官屬及給

事中媵媵狀同時被斥者十九人公與焉同人將草疏申

理公不可曰是愈磯也遂除陝西延川尉久之告歸優遊

里巷以卒沔陽費尙伊銘其墓京山李維楨表其阡均深

致嘆惋之意費氏之言曰老氏有言損有餘補不足天之

道也公天才卓犖何難一第偃蹇棘闈逾壯而俛得之其

取數於造物非贏也爲邑七年而始博一京朝郎十日而謫謫而賚志以歿不及見賜環之期天之貿貿一至此耶李氏之言曰自世廟以來官守言責之臣得罪滋多不及待賜環以沒如司馬郎柴公甚無辜夫以公之被謫爲無辜誠無辜也以天爲貿貿誠貿貿也然而非公意也公於人世之禍福榮辱置之度外久矣觀其襍被僦柴車赴謫所處之怡然貌加豐間走榆林略延綏觀虜出沒處居然有鳴劍躍馬之思或乘興登太華坐蓮花諸峯與客尊酒賦詩陶然自樂若忘其爲逐臣遷客也者可以觀其概也李氏以爲公上不負國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人貌榮名甯以時代爲限或計及身後褒卹事固哉細人之識也

潛江舊聞二

十二

崇雅堂叢書

費氏論公則引公之言曰士之仕止當折衷於孔子得時則駕不得則隱屈賈牢騷君子不取也夫公旣曉然出處之大義其他窮通顯晦甯復介於懷耶此論推見深隱不肯作不平之鳴可謂得公之心矣

柴職方旣罷官家居好施不倦祿入之餘且罄家人頗以爲言職方曰汝等不記乃公爲諸生時乎方清田時令君朱曾欲授余田以療余飢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污吾躬也先王母先母之喪令君王欲令余居間以賑余乏謝不敢當者懼以不義污吾親也今雖踰踔於時乎賴主上恩貸猶竊升斗自潤卽善貧固愈於諸生時烏用嗷嗷爲也方其謫陝西延川尉也人皆以爲寃職方則中心怡然無

幾微不自得者間語人曰士之仕止當折衷於孔子故得時而駕則爲魯司寇攝相事不爲亢不得則乘田委吏不爲卑湘纍之辨長沙之怨豈無牢騷抑鬱之感爲臣而對其主則罪之大者此兩事均見費副使尙伊撰墓志甘子曰不貪非義之財見其守身爲逐臣遷客處之泰然而不介於懷見其養眞所謂臨財毋苟得居易以俟命者我輩當以爲法也

劉應鈞遺文

劉衡螺太守應鈞學宗洛閩與吉水鄒忠介公友善以進士官部曹出守太平以愷悌著聞闢青山書院與諸生講學士風丕變移守嘉興讞獄撤去刑具禁屬邑毋得用忌

潛江舊聞二

十三

崇雅堂叢書

者以此中之解組歸鄒忠介所謂勤於檢身疏於防人銳於慕古暗於涉世者也遺書散亡求不可得惟所修嘉興府志有序一篇特一鱗片甲耳

此序采入潛江文徵及湖北文徵

歐陽康州政績

歐陽參宇先生東白萬曆三十二年守康州其政績舊志語焉不詳宜據費尙伊所撰墓志補之志云州在海一隅土沃民偷六博羣飲者相望於市多因緣爲姦公至條上興社學立保甲明婚禮禁博戲七事當路躡焉勤訪民瘼知閭閻所重困者莫若供億因下令更始自公賦外毫不以煩里甲豎石門屏著爲令故事每徵收編銀十贏其一計歲可博千金公愀然曰媿民之膏以自肥吾不忍爲也

禁主者毋得私一錢

市隱園集

公初令宜山其政績亦以費氏墓志所述爲詳志云宜山在西粵號爲荒僻民獯雜處故稱難治公與民休息一用寬和爲理地故宜稻而環境皆山難盡以耒耜舉也公乘籃輿周行遍視其曲阜層隈小堪布麥則載種分給教以樹藝迄今賴之歲大旱肥蠶竊權公齋沐步禱甘澍立降士女皆懽呼載道謂匪我侯吾儕幾無噍類矣簿書有暇時進諸生迪以經史有用之學宜人士多信從焉旁邑荔波令缺當路檄公兼治雙印纍纍口碑無異桂林司理連公行部廉得其治狀殊所嘆賞貽以儷語有四年清白有天知之句卽公之爲政可知矣

潛江舊聞二

十四

崇雅堂叢書

歐陽先生教術

歐陽康州起家學官初爲清河諭繼爲江夏諭禔躬範士士林誦之熊襄愍賀文忠二公皆其門下士也其卒也熊表其墓賀爲之碑皆道其誠正之學孝友之行追憶三十年之德教不可忘然則先生作人之方亦可以窺見一斑矣

熊表略云潛江歐陽先生以丙寅署教余邑時賀子逢聖胡子之寧汪子之彥葛子大同呂子時煥皆在館下而余方宅禮亦謬以文字見器重明年予首楚書胡子葛子汪子與焉又明年同汪子成進士已賀子呂子以次捷賀子且廷對魁天下第二人一時稱善作人者必曰歐陽先生

也又云余竊窺先生之爲人恂恂慥慥有合於君子之道爲可傳者蓋先生言動樸謹表裏洞徹在暗不偷處囂不亂其學以誠敬爲主而出以簡易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夫妻族戚僚友之間靡不質任自然以合於古人之眞率和厚而或意所不可輒凜凜然義訓不少貸余少故骯髒任氣猶記先生正色箴予曰子爲諸生不可使人不知有子子服官不可使人知有子至今誦之愧汗交下其循循善誘中又嚴切有如此

賀碑略云先生在余庠時與諸弟子函丈講論不輟一日偶教逢聖凡名下斷無虛士祇最難在有以自下某宿望其爲文必欲人加圈卽夫子曰三字亦不可少竟坐弗成

潛江舊聞二

十五

崇雅堂叢書

余服膺到今狀中稱誨世兄恆以自滿爲戒然則聞詩聞禮果無異聞先生眞誦法吾孔子者猶記誠夫世兄弁冕童子選實與逢聖共受特知於石門熊夫子一時熊生廷弼葛生大同呂生時煥悉荷兩先生衡鑒不爽今去之且三十三年追憶上下師生之際愛以德教以正成人小子譽髦無數古之人歟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人材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先生生平大致忠信純篤不負君父不負家邦腳踏實地雖司馬文正誠一之感不能加毫未於此也

甘子錄茲文竟不禁有無窮之感喟也歐陽先生在明神廟初年不過一學官耳因材而篤愛以德教以正隨性所

近俾底於成真可謂無忝厥職者而門弟子畏其神服其教雖至數十年後猶追憶其教澤不能忘此等淳厚之風今豈可復見乎世變日新師道不立益令我發思古之幽情耳

歐陽東白誥勅

明李文莊公全集

李騰芳撰

有廣西慶遠府宜山縣知縣歐陽東白勅其詞曰朕憂勞天下每念小民飢寒辛苦而澤不能給冤抑沈痛而情不能達故慎簡仁慈通敏之吏使之字之而褒嘉因以及焉庶幾賢者樂事勸功勉力以爲治耳爾廣西宜山縣知縣歐陽東白溫心粹品博識宏才以知新溫故而爲士師以學道愛人而爲民宰邈然宜山之

潛江舊聞二

十六

崇雅堂叢書

遠自昔綏治之難而爾能口煦手靡扶養小弱寬徭薄歛削去煩苛會績來聞朕心嘉悅業擢爾往守德慶而仍授爾階云云夫德慶僻在海隅未可以內地治也而爾練達政術特以選往因事施宜或庶幾焉方今尺寸之遷雖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亦差慰於久勞爾益勉哉朕又將大用耳

歐陽東白父母勅詞亦李文莊撰擬其詞曰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朝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則在其後人謂天難忱於事可考爾歐陽模乃具官某之父隱而不試久乃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爲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爲我收人之助繡衣鼎養雖

不逮於平生蜜印寵書宜有加於泉壤特贈爾爲文林郎
庶揚巖穴之休以作鄉閭之範又曰凡予中外之臣家有
父母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將有幾人則
凡纏悲於風樹而感歎於棘薪者安可無以慰之也爾趙
氏乃具官某之母少長名家逮事君子烝嘗之薦宗祀克
虔膳服之宜嫺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
增副笄之榮用稱山河之象特贈爾爲孺人非徒擢秀於
閨門實以垂模於女史

王青垞曰明代誥勅略如宋人內制外制之例宋代知制
誥者咸以入集分內制外制等目明之誥勅均翰林官臨
時撰擬不用公共詞頭其收入集中與宋人同歐陽東白

潛江舊聞二

十七

崇雅堂叢書

誥勅殆已久逸不傳應錄入潛江舊聞以存先正歷官之
恩典

鵬雲曰此三勅青垞由李文莊公集鈔示檢歐陽氏譜亦
無之詢諸歐陽氏後人祠墓亦無此碑非見李文莊公集
則隻字不可得矣因亟錄之歐公初爲江夏教諭訓迪多
士循循善誘有人師之稱熊襄愍賀文忠皆其弟子故勅
詞有知新溫故而爲士師之語其令宜山有善政勤政愛
民輕徭薄賦至勞璽書褒勉則歐公之政蹟可知矣

吳參政從誠別傳

幼時侍坐先通議公爲語形衷吳公事甚悉謂公有至性
事父母孺慕終其身不愧古孝子其居官以仁心爲質勤

政愛民所至有聲蓋循吏也急流勇退比跡二疏置義田
惠族黨似范文正其居鄉務興教化厚風俗與父言慈與
子言孝嗜義若渴澤流閭里若欲求師乎盍以鄉先生爲
師矣予謹識之不敢忘嗣檢邑志載公事殊略後得鄭命
光請祀鄉賢公牘所述綦詳乃摭其事蹟別爲之傳

公名從誠字虛舟號形衷吳氏先世籍江西瑞州府新昌
縣有名奕者由舉人任潛江教諭罷職家於潛遂爲潛江
人奕生立成立成生公公幼岐嶷喜讀書才高而性樸有
古君子風以萬歷戊子舉人授陝州學正甲午應四川分
校聘兼兩房同考陞袁州府推官遷湖州府同知轉浙江
運同以卓異擢守處州府轉潯州歷鳳翔擢長蘆鹽運使

潛江舊聞二

十八

崇雅堂叢書

遷雲南參政尋以不得行其志解組歸其振鐸陝庠也以
實學造士士望風景赴鄰邑學子均來受業士風爲之一
變經其指授爲文章均有法度可觀其分校川闈也得王
毓宗等十七人雋南宮躋清華者相望其司理袁州也聽
訟務得其情多所平反獄無繫囚有良士師之目其守處
州也處民譁於訛聚衆數千人幾禍地方公聞變單騎往
開諭曉以大義動以禍福倡亂者頓悟揮眾散地方幸免
於禍其歷守潯州鳳翔也率以文學飾吏治興學校察民
隱謀教養端士習所至以清惠聞兩省巡撫露章交薦推
爲治行第一遂有長蘆之命其居鹽司也處膏不潤惟務
剔弊鏟奸食鹽利者苦不便關說百端饋以鉅金峻卻之

法卒行人以爲難其參滇藩也侃侃持正議人不敢干以私同官怙權者憚公嚴重陽交驩陰散流言擠之公不爲動慨然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肯爲權勢屈耶倔强如故忌者扼之益力公遂浩然有歸志矣其歸也杜門謝客不妄見一人擇子弟之秀者課其業傾積俸置義田貽其族三黨多待而舉火者然自奉殊薄大布之衣粗糲之食甘之而不厭有譏其矯者公潛然曰吾少也貧吾母無身世一日之歡而伐之年吾服食何忍過腆守潯州時父卒於家蓬跣奔喪廬墓三年作石人象已署名鐫其背曰千秋遺恨長跽墓林跪瘞墓中其篤孝如此墓廬左近紫荆冬華柴吉民作瑞荆篇以美之人咸以爲孝感所致云生平

潛江舊聞二

十九

崇雅堂叢書

見義勇爲不啻飢渴之於食飲也故交黃履厚以貧故售產公受之既而反其產焚其券以售價予之宗老吳仁卿犁公田公不與較仁卿愧負荆謝公卒讓之姻戚蕭明楚貧無以自活病欲死公養之終其身死則葬之邑人郭林宇罹橫禍久不白公白之田大德困水災欠官租甚鉅力不能償公代償之其厚德如此茲特細節耳略舉數事亦可概其生平矣其什伯於此者蓋不可勝紀也卒年六十九其將卒也遺命棺從薄恐後人以美好易之也自治之製銘於旁曰下而螻蟻上而烏鳶原以蔽醜豈以飾觀書其首曰雲南大參吳形衷之柩然則公殆學墨氏之學者歟抑悲深風木或以儉葬寄其孺慕之忱歟烏乎其深衷

可感矣崇禎十四年祀鄉賢

劉恭湖贈君逸事

先通議公三餘筆記古語有云積田宅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籍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惟有積陰德以貽子孫子孫必有食其報者此雖尋常勸善之詞然以觀邑中閥閱之家確有厯厯不爽者卽如西城劉氏爲吾潛方雅之族明清兩代簪纓不絕起南通政樹立尤偉人所知也豈知皆其先德恭湖贈君有以貽之乎相傳贈君少時值五顯廟街火延燒民居贈君適過之有店戶范姓以一笥授其室女令守視其女搶攘中誤認贈君爲姊丈也呼而授之贈君持置靜處謹守不去迨火息其人舉家團

潛江舊聞二

二十

崇雅堂叢書

泣以爲資本罄矣贈君詰之曰若能言笥中物數乎其人具告之贈君出其笥封識宛然檢所藏數果符悉以授之其人一家拜且泣願析半以報贈君不顧而去次日具禮踵門謝贈君復峻卻之嘗晨起經縣衙後出癱字巷拾得包裹一束內料價銀批迴一紙銀三兩五錢贈君愕然曰銀雖無多批迴干係甚鉅苟失之恐不免傾家之禍坐待之其人入縣投批探袖中空無有徬徨縣門外哭不去至日中有人語之曰胡不從來路尋去其人從之遇贈君贈君佯爲不知也者而詰之曰若何所苦其人告以故贈君曰是矣遂畀之其人喜獲批不受銀曰吾命公所活也是區區者焉足酬贈君曰吾苦利此從晨持歸已寧家半日

矣何必爲子守至日中耶急持去毋溷我道旁觀者莫不歎息以爲贈君之好義也一日持銀數兩還貸主行至田懷軒石坊下遇姻戚某甲醉臥石上贈君舉手拍之曰若臥當求靜僻處胡在此某甲揣知袖中有物也遽問曰子何往曰往還債耳曰本縣今日審戶不往觀耶贈君不虞其詐也隨之往而袖中物被某甲於人叢中盜剪以去贈君悵然歸語其妻以故妻曰胡不向伊索之贈君曰索之則露彼醜令彼終身不能做人矣切囑其毋告語兒輩恐漏言有傷厚道也贈君生平重義輕財憫窮周急鄉里稱善人隱行纍纍不勝書此三事鄉人豔稱之故筆而記之以爲砥世礪俗之一助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信不誣矣贈

潛江舊聞二

二十一

崇雅堂叢書

君名涓字志揚恭湖其別號卽通政尊人也鵬雲案密湖劉氏族譜中有贈君隱行述一篇爲通政所撰所述與先公合乃知先公之言固有所本非徒得之傳聞也猶記鵬雲幼時先公時舉贈君隱行津津講說且時與鄉人言之又復載之筆記蓋意在勸善砥俗匪獨樂道古人之善而已

卻金三事

潛江士夫卻金事有三一爲袁大參國臣一爲朱太守之玉一爲歐陽主簿柑國臣爲吏科給事中時奉使楚藩餽以兼金固辭之強之再三堅不受楚王高其介節爲建卻金亭於大別山事載漢陽舊志之玉初牧高唐州有商人

販金者舟覆囊篋盡沈鄉人爭網取之商不敢問之玉聞之單騎至河干盡逐網金者取最黠一二輩扑責之擇善泐五六人從水底探得囊篋盡以還商商跪泣曰微公至幾爲窮途餓殍得還鄉資斧足矣烏冀其他之玉曰吾恐市人爭奪故至此倘自取之何面目對吾赤子商固請曰篋中三千金願獻其半以報大德之玉笑曰不肯攫其全乃取其半耶遣人護送出境商人感泣爲立卻金亭於河干樹碑記其事事載潛江舊志柎官德興主簿時有大盜漏網大吏懸賞購緝柎以計捕獲而卻獎金助賑民人頌其義爲立卻金亭事載一統志

縣令越職奏請豁浮糧

潛江舊聞二

二十二

崇雅堂叢刻

明嘉靖以前守令得上奏隆萬以後始禁守令越職言事然有爲民請命不避越職之嫌者其事不可沒也歐陽太僕東鳳初釋褐爲興化知縣多善政而奏請豁免浮糧一事尤爲興人所稱興化濱海歲大祲東鳳賑救之全活數萬人因請豁浮糧蠲積逋甦民困撫按懼非常不敢上東鳳歎曰民困如此不爲民請命父母斯民謂何疏上卽觸上怒不過落職耳吾盡吾責而已雖以越職獲罪不恤也遂抗疏自陳之朝廷予以減俸處分仍可其奏蠲浮糧二萬石免宿逋一萬有奇興人慶更生歌誦之一縣官耳關心民瘼如此撫按擁高位翹然居民上乃坐視民困不救獨何心歟湖南陶汝鼎爲公傳其他治蹟皆不書獨載此

事以爲此事甚偉史必有書之者然明史本傳漏載此事是則史之疏也史旣漏載縣志宜書之亦語焉不詳然則鄉先生軼事湮晦不傳者豈少哉吾讀陶傳爲之慨然故表而出之如此其疏稿縣志未載徧求之不可得後乃於揚州府志鈔得之編入湖北文徵眞仁人之言也

歐陽常州政蹟

高攀龍毗陵歐陽守紀略云歐陽東鳳萬曆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到任五縣飾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祀一郡鄉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著爲傳頒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

潛江舊聞二

二十三

崇雅堂叢書

秋集五邑紳衿於祠中講學問政凡農桑水利人才賦役無不咨究而於激濁揚清抑強扶弱尤惓惓焉每受訟詞數百紙非係風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以如見肺腑皆以崇朝發出民無伺候之苦不敢易詞再訟亦不敢至當道越訴訟以大簡地方大窩大猾悉擒錮圜積年大盜滅賊追罪官府不能詰皆延訪得實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嘗以聽訟時下縣解官銀至吏秤座右公據案批牘自若秤畢卽曰第幾包銀何得獨重銖許驗之果然立扶吏人以爲神朝廷忽下罷稅之旨邸報以已刻到府公不白當路卽以已刻撤所部關稅當路來詰何以不俟明文公對曰大哉王言何明文如之救民水火寧緩須臾

耶後旨不果行而常郡之稅獨得浹月之惠公喜讀書退食手不釋卷夜多不寐文移往來日至夕發不滯信宿接縉紳士人藹藹而正氣凜然人無敢干以私高子遺書高忠憲一代正人所述如此然則歐公守常政績雖古之龔黃召杜殆無以過也江陰陳鼎康熙時人距歐公之歿已久其爲東林列傳乃稱歐公爲有明三百年來循良第一亦見公論自在人心也其事蹟明史僅附顧憲成傳於守常事蹟紀載殊略則未免失之疏矣余意以爲明史應列入循吏傳卽以東林論公爲首倡亦宜專傳不當附顧傳後也潛江縣志湖北通志所爲歐公傳亦不詳其守常政績以鄉里後進爲鄉先生立傳猶疏略如此則明史列傳之未能詳盡又不足深責矣嗣後如續修縣乘當據此文補之

歐陽公名在東林黨籍

陳鼎東林列傳云歐陽東鳳字宜諸湖廣潛江人萬曆己丑進士官戶部出爲常州太守政績懋著爲有明三百年來循良第一下車卽倡學甲辰書院成爲文以記之其略曰楊龜山先生者固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幾欲閤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

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宏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於端引防潰之患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後又建傳是堂於毗陵以講學建取斯堂於先賢祠之東與多士論學取魯多君子之義任滿擢穎上備兵勤勞稱職數載致政歸朝命再辟堅臥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於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蒿攀龍攀龍乃作夕可說應之又數年卒學者稱宜諸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爲黨人削籍崇禎改元乃復外史氏曰先生

潛江舊聞二

二十五

崇雅堂叢書

守常州以學爲教化而合郡漸之迄今猶有流風遺韻焉及見時之將晦遂歸林下再召不起可謂知幾之君子矣

卷二按歐公所爲東林書院碑記宗龜山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之說以爲主敬主此窮理窮此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雖立說不同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其說至精使主張新會姚江者無所容其喙可以知其學之所得矣惜所著素風居士集已亡其學說不可得聞賴有此記尙可窺其學說大略則不幸中之幸耳東林諸公志同道合相與講學非立黨也魏璫亂政欲錮東林諸君子始誣以黨人之名爾時歐公卒已久矣及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爲黨人後之論者以列入黨籍爲榮小

人之所爲無往不福君子也以一碑記而列黨籍他書未載僅見此傳此亦吾鄉故實之不可不知者

傳稱得佳壤豹湖之濱豹

湖在今永興鋪歸鶴洞左近但豹湖之名舊志未載耳築室曰夕可高攀龍爲作夕可說舊志亦未載

歐陽太僕講學對

萬歷中楊少宰復所許司馬敬庵講學金陵從者雲集如蓬之從風也於時鄉先正歐陽宜諸先生曾一再赴旋罷不復往或問之曰先生不願講學耶既往而中止何也先生曰吾非不願講學也但以公卿而坐擁皋比則期期以爲不可昔莊周氏比舜於卷婁蓋以舜德羶而人附之今少宰司馬之羶於勢甚矣其似卷婁也其徒各竊緒論以分門角勝猶可言也藉摳衣執經之名竊處囊彈鋏之實

潛江舊聞二

二十六

崇雅堂叢書

不可言也講學明道當由窮而在下者任之非公卿之責若公卿則蒐訪人材勤求民瘼以毗化贊理而已奚暇抗顏坐席爲人師耶昔漢孔光自爲尙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則謝遣生徒所以絕攀援之路也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顯穉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溫公義訂師友恩猶父子然平居問訊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所以遠趨勢之嫌也竊願今之聞公先達寧爲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爲徐孺子劉元成也

先通議公曰高顧講學毗陵歐陽先生爲修復東林書院以提倡之陳鼎爲東林列傳先生與焉則先生非不講學者然而楊許講學金陵不願附和何也蓋高顧講學於罷

官之後而楊許講學於在職之時也以公卿而號召徒黨則朋赴而曹趨固然其無足怪藉摳衣執經之名竊處囊彈鋏之實太僕蓋實有所見矣有明末造朋黨成風門戶之禍與國終始雖以高顧之負物望東林之多君子尙不免依草附木之徒羸雜其間而況其他然則太僕舜有羶行之喻固磨世之鍼砭勵俗之藥石也

歐陽氏家法

歐陽憲副柏家居嘗以孝弟忠信擗節退讓訓誡子弟子弟化之彌畱時三子請治命曰若曹守大父五字訓足矣先是公父綸事兄荷池公甚謹荷池嘗被潛令逮問而以身代受刑荷池義之榜家和福自生於堂所謂五字訓也

潛江舊聞二

二十七

崇雅堂叢書

子弟百許爲士馴謹爲吏廉平蓋所漸摩素矣

大泌山房集 宜

諸太僕公之猶子也平居訓飭族人以孝弟力田爲本而深以逐末嬉遊充吏胥爲戒搆一枝齋聚羣從子弟之秀者相與講明聖賢精義致用之學其愚魯者必誨以曲禮孝經嘗曰此兩書篇幅無多卒業不難子弟初入塾將此兩書講貫明白俾知作人道理縱讀書無成亦可以爲鄉里善人矣嘗撰儷語勒石祠堂云甯爲乞丐休充吏不會讀書便種田其貽謀之遠非後世矜門閥者所可及也

常人思歐公久而不忘

武進潘清挹翠樓詩話萬厯間潛江歐陽東鳳任吾郡太守時惠政多端循良爲三百年來第一創設龍城書院名

其堂曰取斯堂寓魯多君子之意又建先賢祠自吳季子
迄明給事中黃斗南先生止共六十九人人作一傳分爲
二卷刊成後題爲晉陵先哲傳後附以論義例謹嚴幾於
一字褒貶闡揚前哲嘉惠後學有功常州不小宜吾郡人
至今思之不忘也鵬雲按潘清常人也去公遠矣而其言
若此於數百年後津津樂道不啻若自其口出非實有功
德及民焉能至此由是知公之德教有以入人之深而三
代直道之公猶在斯民也

歐陽東鳳郭之藩配食陽湖周公祠

合江李超瓊石船居雜著賸稿陽湖東北芙蓉圩創自周
文襄重修諸公繼之文襄公祠在圩者二其一在無錫界

在陽湖界者凡兩進各三楹奉公像於第二進之中旁兩
楹以重修諸公配食前明則海公瑞夏公原吉歐陽東鳳
郭之藩夏海二公皆大吏歐陽爲常州守郭則武進丞也
按歐郭二公皆潛人以盡心民事爲陽湖人所尸祝俎豆
馨香歷久不忘眞所謂功德在民所去民思也矣彼翹然
居民上專行厲民之政者獨何心哉

歐陽太僕所著書

歐陽太僕所著書有我乾篇

說易書

飛霞閣社草素風居士

集自在居偶筆一枝齋腐談閒中漫鈔蝶軒漫書毗陵閒
話昭州暇筆見康熙潛江志湖北藝文志亦著錄有闡律
見明史藝文志有晉陵先賢傳見四庫存目有泰興縣志

見千頃堂書目有興化縣志見嘉慶湖北通志有常州府志見學部圖書館方志目都十四種十年前與張潛若盧慎之商刻湖北先正遺書徧求太僕遺著不可得後晤南中友人云晉陵先賢傳某藏書家有之許傳鈔以兵亂未果客歲鄉人徐行可有南潯之行託訪此書乃得之前有太僕自序原書不分卷四庫存目二卷非其實也予乃詳爲讐校付諸鈔胥釐爲四卷以備重刻求之十餘年始獲其難如此所著十四種至今存者僅此書及常州府志耳餘十二種均散亡殆盡可慨也素風居士集旣亡四處蒐羅纔得遺文二十餘篇皆有用之文也擬題爲素風居士集攬遺付諸削氏藉存什一於千百云